禮焉及文公既入而主夏盟伐曹與衛春秋謂其伐無
禮而不議其修舊怨夫伐不失刑禮以立政此文公所
以霸也今瑗以平昔悖悍陵鶩之迹猶朝夕親近而領
内侍之政臣未敢謂其無包藏姦惡之心也臣聞而不
言使陛下之失刑政此臣之大戮也又聞英宗之立非
内侍都知任守忠意因循遲久未加斥逐反構百端幾
開兩宮大隙當時諫臣論奏以節度副使安置由是光
獻得以修其慈英宗得以全其孝觀瑗前日之節陛下

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或出於宰相之私若出
執政近臣豈能免天下之議此源若開臣恐異日臺
諫阿附權臣而負陛下矣今後若近臣薦舉並須召
對視其人才去取出于聖斷又言爲治之道莫先乎
用人用人之要莫大乎辨邪正何謂正知君父爲尊
而不麗于權要所謂正人也何謂邪執政之所惡則
從而擠之執政之所喜則從而譽之不顧公議惟執
私恩所謂邪也故古之聖王以治道爲本在於進退

人才進退人才乃人主作福作威者也故邪必去之而天下所共棄賢必任之而天下所共喜今朝廷除命一下搢紳必相謂曰若非權貴之親則門下之士或一年之間屢進論其人則無可稱之善或陛下之所黜而擢用愈速姦佞貪污因人所論其進益銳如此則豈足以盡天下之公議哉望聖慈收還威福之柄進賢在於必果無爲奸人所移黜邪在於勿疑無爲朋黨所庇時禁中失火公言災異之來必有所因

先朝有星變必須頒赦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
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自至時大臣据摭舊事
增過元祐臣僚適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録黄行下以元祐間所獻文字得罪公言紹聖元年
責降吕大防等節文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今汪浹
等以上書得罪則前者勑牓殆成虛文豈不有傷國
體繼又差官置局編排元祐章疏公言臣近奏乞宣
諭大臣遵守勑牓未施行間今欲以人言之失致之

陳某敢言不當令去左右數日公乞罷臺職章上御
筆親擢可除左司諫公力辭不就適曾布奏事上前
上因語之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奏皆謂陛
下得人上曰尚未肯就職公知眷注之隆遂受命登
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讜論公再乞避言路上
曰朕親擢卿復何辭公益感厲自奮時奸人擠陷忠
良肆行謗毀欲盡竄元祐臣僚於死地朝論藉藉上
亦疑之因公奏對上顧問近日朝廷有何議論公遂

奏曰臣聞小人橫議搖動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
保佑聖躬終始無間若姦臣疵毀輒有議論不惟有
虧聖孝且失人心上竦然曰卿何從得公曰臣職許
風聞苟有所聞當以忠告陛下不當詰臣所從來願
勿聽銷骨之謗上首頷之者再元符改元京等與同
文館獄竟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
欲盡殺元祐黨人公聞之亟見上奏曰陛下初欲保
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何耶上曰無之卿何爲出

此語公曰以升卿爲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升卿乃
惠卿之弟元祐間負罪家居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
過今使擁使節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上翻
然大悟即日罷升卿按察職元城劉公安世聞之曰
陳當時有功于元祐人居多瑶華獄起一時諫官皆
規避不敢言如玉山子客問之作田承君墨子之詩
皆諷有言責者之默默也公獨氣槩挺挺謇鑊不避
上疏乞寛掖廷之獄寢華陽之封二疏入人皆危之

而公獨凜然辨果不勝而中宮將乇有建立適濟陽郡王宗景以侍姬楊氏爲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雖采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而建立之意已不可回會一日奏大理觀望多致濫獄蓋詆章蔡之苛刻也上問大臣曰陳某言觀望者何卞奏謂觀望陛下以激怒耳上默然又以嘗劾章惇奏入不報一日陛對上謂公曰章惇文字勿令絕了公唯唯而退出告王鞏鞏謂公曰胡不曰諫臣任耳目之

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故耳目爲之傳達心若自知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胡不罷斥更須臣等文字公後數日再對上語及惇公如犖所言對上曰未有代惇者於是惇等抵巇求鏬無所不至而掖廷愈欲公去二年五月貶全州酒稅制詞有陳某元祐中所上章疏詆毀先政朕嘗含容其過遮庶使自新復敢狃習故態覬望言事之語上以湖南地遠當遷江南章蔡遂移公南安軍南安地隣梅嶺瘴癘之鄉上初不

路天下拭目新政公等尤以指斥奸臣薦引善類爲
任九月公言章惇自登揆政任私言奉使山陵措置
乖謬於是惇乞罷政公又率同僚陳師錫陳瓘等言
惇包藏陰謀助尊私史擅興軍旅妄詆宗廟數事惇
遂有潭州之命公又言貶竄太輕未快輿論又上疏
論列之惇由是遠謫雷州先是諫官言京卞兄弟同
惡相濟迷朝誤國宜正典刑於是卞謫居太平京出守
江寧公至是又言蔡卞備位政府肆行奸謀竊弄賞

罰私報恩讐時人目爲笑面夜叉今又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奸尋移卞池州公言池與太平乃是隣壤罪大罰輕未愜衆議又言奸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羣小交通内外今寵以端殿委之帥府委是失刑尋罷京職名又言京親昵閹官漏泄宮禁原情麗辟宜即投荒京由是提舉洞霄宮河北轉運使張商英不候朝旨開臨河界沙河虛費人力三十村之民不可復耕公乞罷役且正其罪商英落職知隨州錢遹除

殿中侍御史公言錢適假曾肇之名爲一豪戸撰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戸金有無未白肇今爲翰林學士可問而知若果有之盜詐之人豈可以任天子耳目之官及親聞德音謂其假肇名爲父撰墓誌銘撰銘初無利害尚爾欺詐若論列朝政利害有大于此者能保其勿欺乎後章再上適竟罷臺職蹇序辰以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公言序辰紹聖初以蔡卞引援寘在都司日游章惇之門肆爲蠱毒時安燾爲門下侍

郎持論端正惇甚惡之序辰陰蓄奸謀乃令王厚造
爲謗言惇則乞起大獄名爲取問更不畨録安燾遂
罷執政王震亦以罪逐兼序辰又以元祐理訴爲非
毀入劄乞看詳責降乃令安惇請其事自是緣訴理
被禍者七八百人衣冠塗炭莫此爲甚今尚居從班
承流藩府伏望特行黜責序辰由是除名放歸田里
賈種民除直龍圖閣陜西轉運使公言種民自領清
汴職事所辟官四十餘員所役兵夫至百萬增築狹

水堰月河但為舟船之害並無分毫之利朝廷灼見事實狹水堰遂行毀拆月河存而不用今聞不住移文修築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輒行下州縣自清汴以來沿路稅務收到稅錢並令撥還清汴司州縣苦之兼所領在京茶場所收之息未見實數而洛口沿汴河兵士任意差使恣橫違法略無忌憚乞罷種民職事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處財物務要的確又公言陛下紹天明命入繼大統發謀定

策盡出皇太后獨斷國勢已定章惇猶肆異論曾布
許將當日皆在簾下不聞一言先斷大義今命於布
則曰與參顧命于將則曰獲參顧命若不改正傳之
萬世布等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累非細
官者梁從政當議立之初與章惇異論至是已落省
職降官宮觀公奏謂國家宗廟至重方其危疑之際
輙敢交通宰執肆行姦謀將不利於聖躬念其嘗於
神宗有攀附之故猶當貶竄御藥閻守懃奏事上前

內侍裴彥臣以手敲守勲幞頭高聲道曰莫錯斬人莫錯斬人公奏彥臣敢於御前肆爲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赦凡四言之彥臣遂斥荒外以至張琳郝隨之姦狡李偁劉瑗之陵侮公皆極力彈擊之建中靖國改元擢司大諫時章蔡雖已去國而韓忠彥之弱不足以勝曾布之姦薦引除授多任己意司諫陳瓘言皇太后已復辟而猶預政出守泰州公言瓘以風聞論事偶有失實祗緣京等肆其奸詐僥倖進用

倡爲此言脅嚇臺諫璀既聞之遂具論奏言雖過當
本實爲國今大奸既逐罪人斯得璀之功也宜在可
賞伏望特賜召還獎進言路續又上皇太后書且言
璀之言乃得于傳播之妄烏可爲盛德之累欲望不
以璀之言爲念而以來忠讜安社稷爲心秘書少監
鄧洵武同修國史公言昨以洵武爲史院檢討朝廷
謂之不可遂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命令反覆如此
何以明是非别賢否况洵武父綰昔爲御史中丞爲

不聽樂儼曰花樂相須既不聽樂何故用花公曰嘗聞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未嘗禁花儼詞屈就席如禮仍告公曰道宗皇帝廷試進士賦嘗以南北永敦信誓爲題如聞近日求爲釁端是否公曰祖宗盟好誠貫白日兩朝赤子之福也崇寧元年還國公出使之十一月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上決意用京使還之日京之黨與布潚津要公雖得旨試給事中而力莫回天矣四月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穎昌府京等姦言

洽至降公充集賢院修撰而呉材王能甫尚肆醜詆
言公元祐初擅欲取先朝約束紛更之于是遣使四
方而適當江西首倡異議以致惑流俗依憑羣枉幸
其時變附會姦臣幾竊名位遂落公集賢殿修撰知
萊州是時京等報復私怨紛紛不已十月論欲廢元
符后罪以公嘗上書之故任伯雨張庭堅等並罷黜
而公罷居濠州十一月論元符末變更法度爲元祐
者罪周常等二十八人並責罰而公自濠州移臨江

軍十二月論棄湟州罪以公嘗論可棄可守之策蔣之奇等十人並鐫降而公復除名建昌軍居住二年正月中書省檢會前諫官陳瓘鄒浩等十三人曾入章疏詆毀先朝者並編管廣南諸州而公貶循州先蘇公子由亦貶其所公繼之來頗能淡而無慊暇日則幅巾藜杖詩酒自娛雖居瘴雨蠻烟之處而草石温劑未嘗過而問焉二公既去邦人即其嘗遊玩之地爲堂祠之名曰蘇陳堂又有台隱堂至今循民崇

奉之惟謹四年京等籍元祐黨人司馬光蘇軾秦觀等姓名立碑于文德殿之東後上因天變彗星出西方長竟天慨然悔悟特加英斷命毀石刻碑應元祐元符間黨人以次敘復公朝奉大夫知漳州京等復用力詆毀以知江南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知福州朱紱與公皆元祐姦朋詆誣宗廟今任牧守豈能奉行法令體朝廷紹述之意遂差公提舉明道宮大觀四年十一月蔡京罷相十二月復公集賢殿修撰政

和八年復寶文閣待制宣和元年上章告老續上遺表終于私第訃聞特贈太中大夫公有行狀一集讜論一集見傳於世公甲申九月癸酉日甲寅時生己亥三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娶朝請大夫郭師愈之女吉州人封令人再娶李氏十九娘開封人七男一女男曰文伯曰安仁早世曰安義湖州長興縣尉曰安禮承奉郎曰安强承事郎次二人早亡女一人適通直郎邵武軍判官林顔姪一人曰安國朝奉

郎致仕乃公郊奏補孫三人曰永年迪功郎初任越州簿尉再任楚州司理兵曹長子曰永世宣教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兵曹次子曰永思迪功郎吉州廬陵縣尉兵曹弟三子姪孫三人曰永言廉州石康縣尉十三提幹是也曰大年初任監泉州石井鎮後任福州永福知縣十四知縣是也曰利實修職郎德慶府瀧水縣丞十九通直是也公生穎悟雅有大志方爲兒時已嶄然見頭角衆皆知陳氏　右待制諫議大

夫陳公奏議二百七篇總二十卷取哲廟聖語標曰讜論其出處大致公猶子南安丞安國序于編端為甚詳僕竊悲公之直道不得行而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公受知裕陵自外僚召對闕庭遂除臺察泰陵初政縣荆湖持節歸復官如初其前後論列凜有風采屬諸賢相攻力丐補外紹元間既入復出柄國者常遣所密諭意而公執論不渝迨徽廟繼統超公謫籍中再登大坡遂彈舊布劾章惇攻二蔡

章各數十上是以狙輩切齒譁然而攻者不少緩夫何公遭遇三聖之厚而獨不爲羣小所容蓋一士之諤諤不能勝衆口之狺狺至使一蹟瘴鄉終不復入修門豈非公之直道不得行而大可悲也歟雖然元祐之初使司馬丞相未即死章蔡未至大用未必局面一變而爲紹聖建中之後使元長終于奉祠不復召還公與瑩中志完二三正人在朝亦未必局面再變而爲宣和繇是言之豈非當時國事可爲流涕而